

5 极乐生活

[德] 费希特/著
于君/译

The Blessed Life

第五辑 | 过 阅 读 的 生 活
西 风 译 丛

人类不是注定要受苦。相反地，在尘世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他自己愿意，他都能分享和平、安宁与极乐。但这种极乐既不能借助外力，也不能借助这种外力的奇迹附加给它，而是它必须用它自己的双手亲自接受这种极乐。人类产生一切痛苦的根源是它分心于杂多的、可变的東西，而极乐生活唯一的、绝对的条件是用深切的爱与满足去把握太一或永恒。

Johann Gottlieb Fichte

光明日报出版社

极乐生活

西风译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德」费希特／著
于君／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乐生活/(德)费希特(Fichte, J. G.)著;于君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

(西风译丛)

ISBN 978-7-80206-821-6

I. 极... II. ①费... ②于... III. 德国古典哲学
IV. B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831 号

书 名: 极乐生活

著 者:(德)费希特(Fichte, J. G.)

译 者:于 君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徐 晓 高 迟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责任印制:胡 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咨询),6706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37 千字

印 张:7.2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6-821-6

定 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生命盛开在我们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使世界充满勃勃的生机，也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并发展。在一切生命现象中，人生无疑是我们每个人最切身也最关注的问题。人生，简单地来说，就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过程。通常，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生活，而人们最关心的也是生活。

在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不少人都着眼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事实上，物质所能提供的帮助远非我们认为的那么有效。因此，更为内省的人便开始转向精神的追求，讲究生活品味的提升，即艺术的生活，宗教的生活。可以这么说，精神生活基于对自身的超越，是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其他生物所特有的现象。

生活这一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和宗教家都在致力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就是这样一位真正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他继承并推进了康德所开创的事业，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承前启后的思想大师。他的这部《极乐生活》就是一部充分的哲理阐述中渗透着大量的宗教色彩的通俗

著作，而且这部书的副标题即《宗教信条》。因此，这本书的引进不但在哲学知识的普及上大难读者，而且从宗教的角度为我们指出一条“极乐之路”。

在本书中，费希特坚持康德主义的宗教观，从道德的观点来把握宗教，将上帝看作能动的道德秩序，认为道德和信仰绝对是一回事，两者都是对超感性东西的把握，前者是通过行动，后者是通过信念。然而，在费希特后期的思想中则不断重申，一切相对、有限的东西都是以一个无限、绝对的东西为根据的，它是生活和一切行动的源泉，因此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去爱和感念。作为绝对存在的上帝，认为这是人们通往极乐生活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据此他划分了五种世界观或精神生活发展的五个阶段：最低级、最蒙昧和最肤浅的观点，都是最执著于感官世界的感性世界观；较为高级的是法律世界观；更高的阶段是道德世界观、宗教世界观和知识世界观，后三种世界观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以上帝为对象的。费希特还满腔热忱地论证了“太初有道”的时代精神。即“上帝那种绝对直接的在场，永恒的知识或道，纯净得像它本身一样，而不掺杂任何杂质与模糊，没有任何个别的限制，以一种个人的、感性的、人性的具体在场而示现”。

在本书中，费希特多次为我们指出极乐之路。例如，他在第一讲中是这样论述的，“人只该放弃本真生活从来都无法与之统一的那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这样，永恒与极乐便马上一一起降临于他，惠及于他。”在第十讲中进一步概括为，“极乐本身就在于爱，在于永恒的爱满足，它是反思所达不到的”。“我们只能指明，极乐摆脱了痛苦、烦恼与贫穷，而极乐所在之处，却不能加以描述，而只能直接感受到。”

在某种程度上，费希特也肯定了人的行动的意义，强调人的行动要以绝对或上帝作为目的和根据。“真正的宗教尽管把受它感召的人的思想提高到它的水平，却仍然使它的生活牢固地停留在行动的领域，而且是合乎道德的行动领域。真正的宗教生活不仅仅是观

察和思考，不单纯是对虔诚思想的深思，而且更重要的是，是积极主动的行动。”这也就是说，人的行动在费希特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一般宗教教条不同的是，费希特并不希望人们把追求极乐生活的希望放在来生，而是把着眼点立足于现世。正如他在第八讲中所说，“人们将这种幸福与视觉直观明白地区分开，甚至将它寄托于后世来生，以为在那里可以更轻而易举地混淆概念，这是于事无补的。”

当然，我们今日再读费希特的哲学著作，就应该从知识和历史的角度深刻理解哪些是受时代制约的，哪些是超越时代的，哪些是不合时宜的，从而正确把握和理解这部经典哲学著作，以最大限度地丰富和完善我们的精神生活。

本人在翻译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前辈名家的著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失当之处，还烦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译者

2008年11月25日



■

■

【译 序】

(001)

■

【第一讲】

本真生活与假象生活

(001)

■

【第二讲】

驳斥对通俗的形而上学教义的异议

(019)

■

【第三讲】

思维的普遍方式所遇到的难题,存在和在场的定义

(039)

■

【第四讲】

存在原理:唯一神圣存在作为杂多在场或世界
在意识中的示现

(059)

■

【第五讲】

世界观可能的的五大种类:感官、合法性、更高道德、宗
教、科学

(077)

■
【第六讲】

阐述有关《约翰福音》的信条——遵从我们的信条

(095)

■

【第六讲附录】

基督教的历史与形而上学

(115)

■

【第七讲】

人类愉悦世界和自我的五种方式——感官享乐、合法性和斯多葛主义

(125)

■

【第八讲】

向着更高级别的道德前进的必经之路：自我的自由性及独立性、绝对命令

(143)

■

【第九讲】

较高道德在感性世界的范围内创造的新世界：道德宗教意志

(165)

■

【第十讲】

从真正宗教立场出发对整个对象所作的阐述——描述极乐生活

(183)

■

【第十一讲】

论坦诚交流的障碍

(201)



■

■

■

【第一讲】

本真生活与假象生活

■

■

■

生活就是爱，因而生活与极乐是完全相同的。本真生活与单纯的假象生活的区别——生活与存在也是完全同一的。但本真存在是永远自相同一、固有不变的，相反，假象是可变的，是转瞬即逝的。本真生活爱唯一存在或上帝，而假象生活则爱转瞬即逝的东西或世界。假象生活的存在与维系仅仅是受向往永恒的追求的驱动；这种驱动在单纯的假象生活中永远得不到满足，因而假象生活是不幸的；本真生活的爱不断得到满足，因而这种生活是极乐的。本真生活的要素是思想。

我即将开始的演讲，曾经以“极乐生活之路”的题目预告过。从常识和习惯的角度看——如果不先从这种角度看，人们就不会对它提出修改——我们不能避免这样来表达我们的意思，尽管按照本真的观点，极乐生活这一表达本身含有言外之意，即，生活必然是极乐的，因为它就是极乐；另一方面，不幸生活的思维本身蕴涵着一种矛盾，死亡是不幸的。因此如果要严格表达我的意思的话，我本来应当将我准备要作的演讲命名为“生活之路或生活原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我本来应当将这些演讲也称为“极乐之路或极乐原理”。同时，并非所有看似活着的一切都是极乐的，这一论断的根据在于，这种不幸实际上也并非真正在生活，相反，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已经沦为死亡和虚无。

首先我认为，生活本身是极乐的，它不可能是另一番情景，因为生活是爱，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动力形之于爱，来自于爱。对此，我曾发表过最深刻的知识命题之一。然而我认为，任何一个稍微真正关注此问题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这一命题。爱把本身僵死的存在仿佛分割为双重的存在，把存在置于自己的沉思面前，并由此将它变成一个直观并认同自己

的自我。一切生活都植根于这种自我性。反过来，爱又把被分割的自我极其密切地统一与连接起来，而如果没有爱，被分割的自我就只能冷静而淡漠地直观自己。后一种统一性，在不能由此排除，而是永远保持着的二重性中，就是生活。对于这一点，那些深刻思考并归纳概念而又把它们贯通起来的人，必定会立刻明白。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说，爱是自我满足、自我快乐与自我愉悦，因而是极乐。所以很显然，生活、爱与极乐是绝对同一的。

其次，我说过，并非所有看似活着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活的。由此可知，在我看来，生活可从双重的观点来看，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说，一方面是真相，一方面是表象。现在，后者仅为表象的生活，假如它不以某种方式得到本真生活的支撑与维系，如果本真生活——因为只有生活是本真在场的或具体存在的——不以某种方式进入这种单纯表象的生活并与之交融，那么，甚至不能显现出来，而会完全停留在虚无之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纯粹的死亡，也绝不可能有任何纯粹的不幸，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会因此承认了它们的在场，但是，只有本真的存在与生活才可能在场。因此，一切不完满的存在仅仅是死与活的融合体。这种混合一般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即使在生活的最低级别上，本真生活所不可根除的代表是什么，我们应及时指出。然后应当说明，就连这种单纯假象的生活在每一时刻所处的实际位置与核心，也都是爱。请你们理解我下面的意思：就像我们很快进一步看到的那样，假象可以是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方

式形成的。如果用假象的语言来谈，那么，假象生活的各种不同形态都是一般的生活。或者，如果严格运用真理的语言来说，那么，这些形态就显现为一般的生活。但这时如果进一步出现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种大家共同的生活在其各种形态中而各个不同？或者说，是什么东西赋予每一个体的具体生活以具体特点呢？那么，我对此的回答是：它就是对他特殊的个体生活之爱。——告诉我，当你期望发现你的真正自我享受的时候，什么是你所真正爱的，什么是你的真正追求和全部渴望，这样，你就向我表明了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是你之所爱。正是这种爱构成了你的生活，构成了你的生活的根基、场所与核心。而你的其他一切冲动，只有当它们指向这个唯一的核实时，才是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回答前面这种问题可能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他们之所爱。这只能证明，他们本来就无所爱，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有生活，因为他们并没有爱。

刚才论述的主要是生活、爱与极乐的同一性，现在将要论述的是本真生活与单纯表象生活的严格区别。

存在，我得重申，存在与生活是完全同一的。只有生活才能独立地在场，即由自身通过自身。反过来说，生活既然确定是生活，的确承载着如此一种在场。人们通常把神性设想为一种固定、僵化、死板的东西，哲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这样认为，甚至将其宣布为独立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仅仅在于，人们不是用生动的概念，而是用僵死的概念来思考存在。死亡不包含在自在自为的存在之中，而是包含在呆

滞旁观者的凝望之中，这一错误包含着其他一切错误的原始根源。由于这种错误，真理世界与精神王国永远被挡在视野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证实——至少向那些有能力接受这种证据的人——而在这个地方仅仅从历史方面援引那一命题也就够了。

反过来说，正如存在与生活是同一的，死亡与虚无也是同一的。但是，上文已经提到，一种纯粹的死亡与纯粹的虚无是没有的。然而，的确有一种假象，这种假象就是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混合体。由此可知，就表象中的那种使表象成为表象，而与本真生活、存在和生活相对立的东西来看，假象就是单纯的死亡与虚无。

而且，存在自始至终是简单的，而不是多变的；绝没有很多的存在，而只有一个存在。这一命题就像前一个命题一样，包含着一种通常被误解或完全不被人知的洞见。任何一个人哪怕想对这个话题给予片刻的密切关注，都会信服这一洞见显而易见的正确性。我们这里既无时间，也无意图来与我们的听众一起着手这种准备性和初始性的工作，人们需要这些步骤，为的是使多数人可能具备那种认真反思的能力。

我们这里想阐明与运用的仅仅是这些前提导致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已经由它们自身呈现在自然的真理感面前。关于它们更深奥的命题，我们必须满足于明确清晰的阐释、保证使之免遭误解。因此，关于上面所引证的原则，我们的看法是：只有存在是存在的，而别的都不是，尤其是本身不是存在，而是位于存在之外的东西。后一种假设，对于任何一个

稍微理解我们的说法的人来说，肯定显得荒唐，然而在存在常识的实质中，也存在着朦胧模糊、未被认可的东西。因为根据这种常识，在场——在自身靠自身的东西本身——据说就是从外面附加给某种依靠自身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并且从这两种荒唐的结合中据说就产生了一切真实的东西。依据我们陈述出来的这一命题反驳这种常识：只有存在，只有那种由自身通过自身的存在，才是存在的。我们始终认为，这种存在是简单的、同质同源的和一成不变的，这种存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形式上没有任何变化，而永远完全相同，永恒存在。

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可以简要地加以阐明：那种由自身通过自身不可变更而永恒存在的存在，确实并完美地存在着，而且永恒地存在，并且没有增加或减少的可能。

我们已经由此开辟了一条道路，去认识两种生活的显著差别：即一种与存在同一的本真生活和另一种就其为单纯假象而言，与非存在同一的单纯假象生活的差别。存在是简单的、不变的和永远自身同一的。因此，本真生活也是简单、不变和永远自身同一的。假象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变更，永远游移于出生与衰亡之间，因此，不断奔忙于永无止歇的嬗变与更替之中。生活的核心是爱。本真生活爱唯一、不变和永恒的东西；单纯的表象生活则试图去爱转瞬即逝的东西——只要它能承受爱，或者这种爱支撑着它的存在——它的可消逝性中的可消逝的东西。

本真生活所爱的对象，就是那种我们用上帝这一称号所

指的或至少应当指的东西。单纯假象生活所爱的对象，即转瞬即逝的东西，是那种我们认为是世界，我们也称之为世界的东西。因此，本真生活是在神性世界中的生活，并爱上帝；单纯假象的生活则是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并努力爱这世界。它从哪些具体方面来感受和把握世界，是无关紧要的。约定俗成冠之以道德堕落、罪恶和恶习等这类名称的东西，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许比这种看常识所公认的，甚至认为应受称赞的其他某些东西，更具破坏性和伤害力。但在真理的眼前，一切将自己的爱锁定在暂时或偶然，在那些对象中寻求自己的享受，而不在永恒与不可消逝的对象中，都会仅仅因此缘故，而显得空虚、痛苦与不幸。

本真生活是在不变当中的生活；因此，它既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正如同它生活环境中那种不变的东西一样本身不能有任何损益。它在任一瞬间都是完美存在的——最可能存在的生活，贯穿于永恒之中，并且它必然永保持它在每一瞬间那样。假象生活则仅仅生活在可变的東西中，因而在任何两个前后相继的瞬间都永远不是完全相同的。任一未来的瞬间都在遗忘和洗刷过去的时刻，所以，假象生活变成了一种不断的死亡，它只是生活在垂死和死亡中。

我们已经说过，本真生活本身就是极乐的，假象生活则必定是痛苦和不幸的。快乐、愉悦、极乐的可能性以及你想用词汇表达的一切幸福感，都建立在爱、努力与冲动的基础之上。极乐与所爱的对象紧密相联，与所爱的对象融为一体。不幸则是与所爱的东西相分离，受所爱的东西的抛弃，但人

们又不愿停止满怀激情追逐幸福的脚步。

下面谈的是假象（或称现实或有限东西）与绝对存在（或称无限与永恒东西）的关系。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那种必定会支持假象和保持假象。失去了它，甚至达不到类似于在场的境界，亦即我们许诺过很快去详细刻画的东西，就是对永恒的渴望。这种要与不可消逝的东西融为一体并渗透其间的冲动，是一切有限在场的最深切的根基，并且这种冲动在在场的任何一个部分中都是完全不可根除的，除非这个部分完全陷入虚无。在一切有限的在场所依存的这种渴望之上，并从这种渴望出发，这种在场或者达到了本真生活，或者没有达到。如果它达到本真生活，那种神秘的渴望便与永恒的爱一样变得更为明晰和易于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渴望、钟爱与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这种需要可以不断地在任何条件下得到满足；永恒的东西时时环绕着我们，主动地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奉献其所有，我们除了抓住它之外，再无别的选择。但它一旦被抓住，就绝不会再失去。过着本真生活的人抓住了它，便是永远拥有了它，它在他在场的任一瞬间都是浑然一体，毫发未缺。因此，他在与所爱的东西的统一中是极乐的。他坚信，他将永远这样享用它，因而保证由此远离怀疑、担忧与恐惧的打扰。在在场还没有达到本真生活的地方，那种渴求也同样被感觉到，但并未被理解。人人都希望对自己的生活条件感到知足与满意，但他们从哪里能找到这种幸福，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不明白，他们真正热爱与渴望的是什么。他们以为，这种幸福与他们的感官直接联系并为他们奉献出